



信息  
分享

## 民眾劇場作為生活場域

鄧穎暉

社會牧職幹事



學會舉辦多年的「一人一故事劇場」

民眾劇場 (People's Theatre)，主要受巴西劇場工作者Augusto Boal的「被壓逼者劇場」(Theatre of the Oppressed)所影響。在香港，則要說到莫昭如等人在1980年成立的民眾劇社，其後，又把「被壓逼者劇場」引入香港，並舉辦民眾劇場工作坊。亞洲民眾戲劇節協會於1992年成立，創辦者包括了民眾劇社的成員，他們揉合了「被壓逼者劇場」、菲律賓教育劇團的「基本綜合劇場藝術工作坊」及Jonathan Fox和Jo Salas創立的「一人一故事劇場」(Playback Theatre)。<sup>1</sup> 民眾劇場是為民眾而存在 (for the people)，屬於民眾 (of the people) 及由民眾創作 (by the people)；概念來自民主制度的民有 (of the people)、民治 (by the people) 和民享 (for the people)。<sup>2</sup>

### 學會的劇場之路

2017年底，學會與合一青年牧養平台為準備跟中華基督教會「基順愛的家」之合作，開展了一人一故事劇場 (Playback Theatre) 的訓練，並以此作為媒介，探討在智力差異下，不同人的信仰故事及對信仰的理解。其後，從2019到2020，一人一故事劇場曾讓我們與基督教堂會的小組、性小眾、社會運動的前線參與者和救傷者相遇，這些故事裡的血、汗、淚水……現在已分不清在我們誰的身體之上，或許，這就是劇場的力量。

2020年底，我們邀請了劇場工作者楊秉基主領他所創立的展望劇場 (Playforward Theatre) 工作坊，讓我們的劇場故事，嘗試在歷史與回憶之上加添未來與盼望的元素。同時，隨著一些曾參與社會運動並到過一人一故事

劇團的青年朋友，接受訓練而加入我們，團體正式命名為「習慣·說劇場 Theatre of Habitus」（概念分別來自法國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對Habitus——慣習的闡釋及清代文學家劉蓉的《習慣說》）。

2021年3月，我們展開「慣了？香港人劇場」計劃。旨在多個公共場域（例如議會、媒體）愈來愈萎縮的當下，透過即興互動劇場，為信仰群體和社區提供場域，以檢視彼此故事中的慣習，「真實」地對話，促進相互理解，體現合一；並藉慣習的疏理與轉化，尋索個人與社群「新」的或在基督信仰裡的實踐。

## 沒有不被記念的人

一人一故事劇場的儀式中，每當講故事者分享完畢，領航員（conductor）就會說，「我們用流動塑象（或其他一人一故事劇場裡的表演形式）把這感受送給XX（講故事者的名字），睇一睇（Let's watch）」，當演員將做畢一個段落，音樂漸停，最後，演員一同望向講故事者，領航員說「送給XX的」。這個儀式的重要在於，每個講故事者都是「真實」的人，他們或許隱藏於社會的角落，或許被視作生產過程中的「工具」，或許是管治者思維裡的「數字」，但在這裡，他們是有名字的人；並且獨一無二。

## 活在真實中的人與他者

前捷克總統、詩人和劇作家哈維爾（Václav Havel）說到「後極權主義體制觸及到個人生活的每個角落，但它是戴著意識形態手套的。這就是為什麼在這體制中的生活，如此滿滿地滲透著虛偽與謊言。」<sup>3</sup> 哈維爾認為，後極權主義體制靠的是要人活在謊言中，而活在「真實」中的人就是威脅，因為這使到虛偽被揭露。活在真實中，也是讓人性——多元的生命得以恢復，可以彼此談論並得到理解，互相溝通和交流，是撼動體制的一股潛藏的力量。<sup>4</sup>

民眾劇場是其中一個讓活在真實中變得可能的場域。在一次基督教堂會演出後，一位在劇場中講故事者說到，劇場讓她感到更「開放」，把日常未必有勇氣說出的東西說出來；另一次堂會演出，有中學生講故事者說到，講「真」話很難，因為可能有承受不起的代價。能面對人性的軟弱，說出真實的原因，不以謊言或冠冕堂皇的原因作掩飾，其實也是活在真實中。

民眾劇場讓人活在真實中，亦讓人與他者相遇和對話。從Buber強調的I-Thou而不是I-It的關係；Levinas對直視他者面容，肯定他者與自身相異的重視；到Løgstrup認為「信任」就是人與他者的關係裡原來已有的東西；這種與他者的關係是人的基本，沒有人是孤立而存在。<sup>5</sup> 這也是三一上主自身，差異而團契的關係。

在一次沒有預設主題的劇場演出中，大家不其然說起香港的政治處境，有認為香港人需要堅持為公義發聲的，有對香港狀況愈來愈感灰暗的，有不喜歡看見政治爭拗破壞人與人之間關係的，也有認為香港人需要尋求與管治者維持和諧關係的；或許他們的共同之處是希望香港「好」。這些差異是根本存在，但在日常生活中不容易

找到對話的空間。這種從他者而來的差異，讓人感到不舒服，甚至想逃避，但劇場讓人在其中真實對話，直視他者的面容，重新與異己連結。劇場之所以使其發生，或許因為我們不是立場先行，取而代之的是真實的故事，讓我們在情感與理性揉合下，相互理解和交流。後極權主義的體制意欲把人成為孤立的個體，故此，人與人的結連和群體性也許就是哈維爾所說的潛藏力量。

## 慣習、場域與劇場

Pierre Bourdieu認為，人的思想與行為之表現是一種慣習，在個人與社會間的歷史和互動裡形成；其中反映不同的社會結構和權力關係。而生活中的不同場域（field），例如工作、學校、教會等，是人與社會結構、歷史和文化等的交匯，當中的人與其產生互動，故此，場域是慣習形成的地方，也是慣習改變的地方。劇場作為另一個生活場域，讓這些原來隱藏的社會結構、權力關係和個人的慣習得以被看見。與此同時，透過身體（行為）與思想，在個人、群體和社會層面提供改變的可能。<sup>6</sup>

在其中一次劇場練習裡，成員們講述在工作中面對的壓迫。故事從大家「首天工作」的遭遇開始，沒批判地成為「好員工」，盡力做好被分配的工作，及至彷彿逃脫不了的層級間的欺壓關係，還有資本主義對工作和生產的理解，造就壓迫無處不在，甚至從自身而來……這些故事、互動、反思、改變，讓參與其中的人，無論如何也把「工作」重新在身體和思想中運行一遍。這是劇場作為場域，讓慣習背後的社會結構和權力呈現，並為改變提供空間和力量，劇場裡的經驗終究是對「現實」的一次搖撼。<sup>7</sup>

## 結語

學會始於1988年，在這超過三十多年的旅程中，香港也經歷了無數的轉變。有人說，香港這幾年變了很多，甚至讓人認不出香港……。學會作為基督信仰群體（教會）的一員，繼續她的社會參與，但模式、媒介和方法，或許也需要進入新的時代。民眾劇場只是一種而不是唯一，最重要的是我們在艱難之時，繼續跟隨基督，進到民眾之間，為真實的「活」、對話和連結注入力量，讓人意識到人性和生命的多元，感受到上主所創造的合一群體。Let's watch。

1 陳苑甄：「隱藏了的聲音：民眾劇場在香港」，載《香港劇學刊》第六期，香港：香港戲劇工程，2007，頁104-105。

2 同上。

3 哈維爾（Václav Havel）著，張勇進等譯，貝嶺編：《無權力者的權力》，台北：左岸文化，2003，頁81。

4 同上，頁81-95。

5 Ruth Illman and W. Alan Smith. *Theology and the Arts*. New York: Taylor and Francis, 2013, pp.33-47.

6 Eva Österlind. "Acting Out of Habits - can Theatre of the Oppressed Promote Change? Boal's Theatre Methods in Relation to Bourdieu's Concept of Habitus." *Research in Drama Education*, vol. 13, no. 1, 2008, pp. 71-82.

7 Augusto Boal. *The Rainbow of Desire: The Boal Method of Theatre and Therapy*. London: Routledge, 1995, p.46.

# 承擔時代使命 不放棄整代青年——走出創傷支援計劃

劉肇恒  
本計劃社工



走出創傷支援計劃

二十多歲的她，突然被改控暴動罪，從前喜歡的學科，突然完全提不起勁，學校考試也交出白卷；身邊的好朋友長期收集著她的負能量，都有點吃不消；事實上，她身邊很多好友，能走的，都正計劃逃離香港。她不敢想像四年後，自己的生活會是如何，她想做的事，將比其他同年的年輕人，走遲足足四年。她問，四年後，還有人關注她 / 他們嗎？

## 「還有人關注她 / 他們嗎？」

過去半年左右，你會發現在香港基督徒學會（下稱「學會」）辦公室的大廳，多了不少十零二十歲的年輕朋友；我們這個三十多年的老牌公民團體，正在再次踐行「承擔時代使命，不放棄整代青年」的社會信諾。我們決定，要真誠關注她 / 他們。

早於一年多前，在一次機遇下，我認識了民間團體「自己手足自己撐」的社工們；言談之間，發現彼此志同道合，都願意為這一代的情緒健康，做點東西。我有份參與的「我想傾計」計劃和民間團體「自己手足自己撐」，均是網上團體，資源有限，更不是持88牌的慈善機構；因此，學會的幫助就成為了重要的一環。正如現在所見，學會就成為了以下計劃的主辦機構，還提供寶貴的場地和各種行政上的支援。

「走出創傷支援計劃」自上年12月展開，旨在為社會運動後，至今仍受情緒困擾的同路港

人，提供網上情緒支援、輔導面談服務和群體創傷互助工作坊。至今，我們服務了超過二至三百人，為不少受情緒困擾的同道，提供了一個又一個整理心靈的空間。

推出這個計劃，核心原因是我們幾個團體，都看到現有的社會服務，在互信不足的社會背景下，未能滿足不少朋友的心靈需要。當中很多是年輕人，即使身邊總有一間青少年中心或駐校社工的服務，又即使情緒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到日常生活，都未有尋找這些社會服務的協助。

一個獨立自主和民間自發的情緒支援計劃，加上我們本身的網絡，補足了現行社會服務的服務差距（Service Gap），為大家所愛的香港做點事。

計劃原先的基金資助，將會在7月尾完結；我們也正向另一基金申請繼續延續工作。如果你也希望以捐款支持計劃，又或有任何有用資源（例如輔導空間），請與我們聯絡。



# 基督的特使、香港人的特使： 對留與移居的反思（林後五17-20）

龔立人博士  
本會義務總幹事

## 基督徒是上主的特使

用現代國際關係的用語，特使是受一個主權國家差派到別處，代表差派他的國家執行任務。他們可以是領事，也可以是特務。不論領使或特務，特使牽涉差派、從一處到另一處和完成任務三個元素。不受差派、自己選擇去處和執行自己差派自己任務的，多是旅遊者，也可以是移居者。受差派、去了另一處，但沒有認真執行任務的表表者是聖經人物約拿。耶穌是特使，因為他是聖父差派，從不受物質限制之處跑到世上來，執行天父對萬物的救贖計劃。同樣，聖靈是特使，因他是聖父藉耶穌差派，從不住在萬物中到內聚在萬物中，執行聖父對萬物的更新。所以，神學上，上主是差派的上主（*missio dei*）。差派的上主差派祂自己，也差派祂的兒女。基督徒常用的使命（*mission*）就是差派之意。

按以上的討論方向，基督徒是上主的特使，受差派從一處到他處，執行上主的任務。從一處到他處可以是個「地理」概念，例如，從香港來到台灣，來台者以為這純粹是他們的決定，但也可以是受上主差派。從一處到他處可以是個「關注」概念，例如，從只專注自己的事業、生活和興趣轉向關懷他者的權利和福祉。這正是近年香港人所說的「睡醒」、「覺醒」。從一處到他處可以是個「狀態」概念，例如，工作、婚姻狀況和社會環境的轉變等。問題是，我們因地理、關懷和狀態的轉變，從一處到他處是否跟差派有關呢？我去某間餐廳用膳是差派嗎？我來到這團契也是差派嗎？我到台灣、英國、澳洲等等，也是差派嗎？若然甚麼都是差派的話，甚麼都不是差派了，因為差派已沒有獨特意義了。此外，泛差派思想令生命變得沉重，令人透不過氣來。更重要，這可以是自圓其說的神學合理化。

## 任務是勸人與上主和好

如何釐清差派，在乎如何理解被差派者的任務。按林後五章17-20節，基督特使的任務是勸人與上主和好。為何人與上主不和好？與上主和好的狀態是怎樣的一個狀態，不和好又是怎樣一個狀態？與上主和好可以怎樣發生？特使要具備甚麼條件才能承擔起這任務？



人與上主不和好，因為人刻意侵犯別人的尊嚴。人與上主不和好，因為人對在患難中的人漠不關心。與上主不和好，因為人的謊言，將操縱

說成「完善」，將惡法說成「法治」。與上主不和好，不只是關乎個人不接受上主或蔑視上主，更是侵犯了是上主形象的人，對人漠視，扭曲真理。上主是受欺壓者的上主，所以上主必為他們伸冤。不接受上主的人不必然會侵犯是上主形象的人，也不一定漠視他人，扭曲真理；反諷的，接受上主的反而會侵犯是上主形象的人，也漠視他人，扭曲真理。基督的特使勸人悔改，包括勸人停止和阻止侵犯是上主形象的人和講謊言。同時，基督特使的任務是塑造有尊重、有對話和誠實的生活日常，讓侵犯、冷漠和謊言沒有土壤生長。

「勸人與上主和好」不是個外加給基督特使的責任，他正好就是與上主和好的人，因為他經歷了因與上主和好而生命發生改變。保羅說：「有人在基督裡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的了。」（林後五17）在這理解下，基督的特使沒有劃分上班與下班時間，也沒有需要劃分帶任務和不帶任務。那麼，問題不在於如何肯定進入某餐廳是否差派，而是在餐廳內活出勸人與上主和好的生命；包括以禮相待服務者和勞動者、以尊重態度對待食物，也就是說，建立在消費關係以外的人際關係和良心消費。同樣，問題不是如何肯定上主是否差派我到當下的社會狀態，而是在社會困局中，如提後四章2節說的「得時與不得時」，隨時行動勸人與上主和好，包括講真話、堅持正義和活出真誠。所以，基督特使的任務不排除反抗和爭論，因為公義和真理才是和好的目的，而不是追求「好來好去」的和好。

## 不忘香港的基督 / 香港人特使

基督特使身分以外，此時的香港人身分加增了一份由「身分認同」給予我們眾特使的召命。不是因為眾特使在香港以外的地方，就自然成為香港人的特使。事實上，有人傾向刻意抹掉香港人身分，因為香港人身分可以是一段很不開心的經驗。雖然如此，但稱呼離港的眾兄弟姊妹是香港人特使，是因為他們對香港仍念念不忘。查實，香港人沒有忘記離開的香港人，而且衷心祝福大家在所在的地方生活得充實和快樂。縱使在未來年月，香港可能已變得像我們一直認識的香港，甚至慢慢由自稱的「新香港人」取代了「真香港人」；但我們的「曾經」，即曾為這城遊行、曾為這城流淚、曾為這城唱歌等經歷，豐富了我們彼此在此時此地對基督特使的理解和執行。

最後，社會會對作為基督特使的我們多了一份尊重嗎？餐廳食肆會因我們是基督的特使而給我們餐飲折扣嗎？不肯定。但肯定，基督的特使不會貪便宜。